

无锡革命传统教育小丛书



碧血江南

BI XUE
JIANG NAN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委编

编 者 的 话

青少年朋友们，在我们生活的无锡这块土地上，你知道革命前辈是如何艰苦创业的吗？你知道一大批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事迹吗？你知道无锡许多革命遗址遗迹的来历吗？《无锡革命传统教育小丛书》将陆续出版，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它有助于青少年了解家乡的过去，增长历史知识，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思想。

你手中的《碧血江南》是这套小丛书之一。书中选编了秦起、朱秀谷、陆萍、马政三、许晓轩等5位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迹。他们都和无锡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出生在无锡，有的牺牲在无锡，有的曾在无锡生活、战斗过。如今在无锡市、县的革命烈士陵园中还有他们不朽的墓碑。他们都是无锡的优秀儿女，值得我们为之骄傲，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今后小丛书还将继续选编其他革命先烈的事迹，供大家阅读。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如今，青少年们正面临着学好本领，建设四化的光荣任务，任重而道远。虽然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同革命斗争时期大不一样，但是，前辈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它将激励我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目 录

工运先驱

- 秦起烈士的故事 (1)

革命火种

- 朱秀谷烈士小传 (23)

烈火金刚

- 陆萍烈士小传 (27)

铁骨红心

- 马政三烈士小传 (30)

红岩英魂

- 许晓轩烈士的故事 (34)

工运先驱

——秦起烈士的故事

童年的磨难

1906年隆冬，无锡城中风光桥（即三凤桥）附近一户平民家中，一个男婴出生了，父亲秦怡亭这时内心喜忧参半：喜的是秦家有了一个可以传种接代的儿子，忧的是家中一贫如洗，眼下又多了一张小嘴，今后日子可怎么过呀！但是尽管忧愁，他还是给儿子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锡昌”，祈求儿子能给秦家带来“昌盛”。这个秦锡昌就是20年后成为无锡工人运动领袖的秦起。

秦起来到人世间的年代是清王朝统治最最黑暗的时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疯狂地掠夺和瓜分中国，神州大地百业萧条，暗无天日，富人天天过着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穷人却日日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在糟坊当小职员的秦怡亭被解雇了。秦起家中又添了弟弟妹妹，生活就更艰难了。母亲终日为人缝补浆洗，仍难以维持一家的温饱。

秦起长到七八岁，已经到读书的年龄了。爸爸是个读书人，家中再穷也得让这个长子读上几年书。于是七凑八借，又托人说情免了些学费，秦起才跨进了大娄巷内的唐氏小学（现崇安小学）读书。进校的第一天早上，爸爸拉着秦起的小手反复叮咛说：“锡昌，穷人家的孩子进学校不容易呀！你一定要用功。”妈妈特地煮了两只鸡蛋塞进了秦起的小书

包说：“孩子，要听先生（即老师）的话。”

学校果然与家里不一样，既紧张又愉快，秦起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生活。从小他常听长辈讲：“人要立如松，坐如钟。”因此，上课时他坐起来总是毕恭毕正，特别专心听课。回家后，在小油灯下用心复习。几个学期过去了，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始终是名列前茅。

在学校里，他和几个穷人家同学结成了好朋友，特别是有个叫朱士良的，因为是近邻，两人的友情也就更深了。一天，秦起看见朱士良上课来迟了，受到老师的训斥，朱士良眼泪汪汪直想哭。下了课，秦起就去安慰他，同时问他为何迟到。朱士良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原来，最近他经人介绍，为普仁医院的洋人院长和医生打网球时拾界外球，服务一个钟点挣四个铜板。今天打球时间长了，他也迟到了。朱士良还问秦起愿不愿意和他一同去，如果每天能去拾几个钟点球，挣几个铜板，也能补贴一点家用，为母亲分担一些忧愁。秦起思考一下后便答应了。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悄悄起床，来到了朱士良家中。两个小伙伴，连奔带跳地走进了普仁医院后院的网球场。几个洋人上场了，秦起和朱士良一人守一边，跑来跑去拾界外球。不一会，跑得满头大汗，拾慢了不时要受到洋人的训斥。就这样一连几日，秦起受尽了洋人的辱骂和欺侮，心中感到莫大的耻辱。放学回到家中，娘见儿子紧锁浓眉一言不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问：“怎么！这几天你不高兴呀？”秦起没有正面回答妈妈的问话，而是反问：“娘，我们中国人应该受洋人的欺侮吗？”娘说：“怎么说应该呢？洋人是人，我们也是人。”秦起便将在拾球时如何受洋人的欺侮对妈妈全说了。娘听完儿子的话，便说：“孩子，你的心娘知道。我们人穷志不穷，你明

天别去了。”秦起点了点头，第二天，秦起说服了好友朱良，不再去给洋人拾球了。

播下了火种

到了14岁，秦起即将小学毕业了。一天妈妈把秦起叫到了身边，对他说：“孩子，你小学快读完了。家中的情景你也知道，已经不能再供你读书了，妈准备托人介绍你去工厂学生意，不知你肯不肯去。”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家中的困境秦起是知道的，自从父亲失业后，全靠母亲和姐姐缝缝洗洗度日子，常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哪来钱再供他读中学呢！非常懂事又十分孝顺的秦起愉快地答应了：“妈，我听你的。”就这样，秦起小学一毕业便由一个富家亲戚介绍进了茂新面粉二厂当了一名麦务处的练习生（低等见习职员）。秦起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地干，争取多挣点钱给妈妈，让弟弟妹妹都有饱饭吃。

麦务处是专管小麦进厂时验收和过磅的。秦起每日和搬运工人打交道，见他们从早干到晚，将大驳船上的麦子挑进厂里，夏天赤着上身，弯弯的背被烈日烤得乌黑发亮；三九寒天只穿一件破夹袄，腰里束一条粗草绳，头上还不住地冒着蒸气。中午饭是一小罐冷饭用开水一泡加上几片萝卜干或几根咸菜。但是那些大先生（老板和高级职员），整天不劳动，却是夏穿绫罗冬穿皮，吃腻了鱼肉吃山珍。少年秦起弄不懂，为什么世道如此不公？他心中充满了对苦力工人的深切同情，一有机会，就和他们谈家常。工人们都称赞他：“小秦先生为人真好！”

就在他进厂第二年的夏天，厂里发生了一件使他永远忘不了的事情。由于物价猛涨，工人月薪已经不能维持最低生

活水平，茂新厂工人强烈要求增加工资。但厂方不仅不答应，反而辱骂工人，激起了工人的义愤。74名工人当天就举行罢工，表示抗议。瞬间，车间隆隆的机器声停止了，喧闹的工厂静寂了。生产的停顿意味着老板花花绿绿的票子要飞走了。厂方狗急跳墙，串通警察局，逮捕了为首的罢工工人，又开除了11名工人，罢工失败了。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秦起，他看清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尖锐矛盾，看到了工人阶级潜在的力量。在秦起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第一颗火种，他恨帝国主义，恨欺侮和剥削工人、农民的资本家、地主。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年头过去了，秦起从一个瘦弱的少年长成了大人，中等而结实的个头，两条宽而浓的大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因他平易近人，从不摆职员架子，所以全厂数百名工人没有一个不夸他。自离开学校后，秦起天天坚持自学，白天上班，晚上在宿舍读书。那时，革命先驱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编的《新青年》、《响导》刊物在无锡公开发行，秦起特别爱读这些进步书刊，他从这些进步书刊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一次，秦起在崇安寺一家书摊上发现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十分惊喜。平日他在报上常看到军阀政府“严禁赤化、共产”的禁令，“共产”究竟是什么？他充满着一种好奇心将这本书买了下来。回到厂里，当夜就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起来。原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一个纲领。这本书象磁铁般地吸引住他，书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读到这里，他联想到面粉厂，过去只知道是富人和穷人，实际上这是两个阶级，这本书太好了！里面的道理

讲得何等透彻、何等痛快！特别当他读到最后一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的血快要沸腾了。他想到了五四运动大游行，想到了厂里工人的罢工运动……顿时明白了这些道理，找到了工人受害的“根子”和拔掉这个“根子”的办法。这一天晚上，他想得很多很多，一夜都未曾合过眼。第二天，他将这本书介绍给同厂的好友杜四行。杜四行是厂里的会计，为人有正义感，平日也喜欢读进步书刊，和秦起志同道合。杜四行说，这本书他也读过的，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后来，秦起为了表示自己奋起反抗的决心，把原来秦锡昌的名字改为秦起，并在自己的一张照片上写上了几句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题词：“是大逆不道者，是不识时务者，处万层束缚下偏要挣扎者。”

在党旗下宣誓

1925年5月底，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数十万工人、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滔天罪行。消息传到无锡，无锡的工人、学生，还有商人，都出来响应，发起了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每日街上都是举着小纸旗喊着口号游行的群众，还有不少演讲的人。秦起和杜四行也到城中公园参加过几次声讨帝国主义滔天罪行的大会，一连几日，心都平静不下来。一天，他俩约了另一个好友龚福春一起去崇安寺听演讲，向人围得最多的一处走去。只见一个穿蓝西装的青年和一个穿长衫的青年一起站立在凳子

上，穿蓝西装的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在演讲，穿长衫的青年不住为他作翻译。演讲的内容是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侵略朝鲜，朝鲜人民如何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煎熬，讲得泪流满面。秦起他们为他的生动演讲所感动。演讲结束后，秦起和两位好友还是不肯离去，他们和演讲者交谈起来。原来，演讲者叫安东晚，是朝鲜人，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宣传，另一个穿长衫的叫周愚人，是从上海来的，他们住宿在西河头城脚边的艺芳小学内。并希望秦起他们晚上去玩。

第二天吃过晚饭，秦起就约了杜四行、龚福春到艺芳小学去。在校务主任杨锡类的房间里，周愚人、安东晚接待了他们。艺芳小学是无锡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周愚人是上海派来的党的负责人，杨锡类也是共产党员。秦起和杜四行向周愚人谈了工厂工人天天在受资方的压迫剥削。周愚人听后，用手重重地锤了一下桌子，激昂地说：“工友们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好。要彻底摆脱贫穷，只有起来革命，推翻这个黑暗的专制制度。”接着周愚人向他们介绍了上海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同时鼓励他们要把穷苦的工人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方能同帝国主义、资本家、封建官僚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秦起觉得周愚人讲的革命道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何等相似。通过几次接触，秦起了解到周愚人、杨锡类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对他们更加敬仰了。过了一个来月，周愚人离开了无锡，秦起和他保持着通讯联系。革命的理论似春风化雨，滋润着秦起的心。他多想投身到革命队伍里去啊！多想也能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啊！

秋去冬来，又过了几个月，一天，杨锡类陪同一个穿夹布长衫的青年人到茂新面粉厂找秦起。他操着上海口音作自

我介绍：自己叫董星五，是上海党组织派到无锡帮助工作的。说着从身边拿出了周愚人写的介绍信，信上希望秦起能对董星五的工作给予帮助。看完了信，秦起激动地拉着董星五的手，连声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当天晚上，他就将董星五到无锡开展工作的消息告诉了杜四行和龚福春，三位青年伙伴沉浸在高度的兴奋中。以后，他们按照董星五的指示，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年年底，党组织正式批准了秦起、杜四行、龚福春的入党申请，在一个静悄悄的夜晚，他们在党旗下宣了誓。

唤醒工友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锡已经有近十万的工人队伍，工人最多的行业是纺织、缫丝。那时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大小军阀为争夺地盘和势力，经常发动战争，人民深受战乱的痛苦，而工人的痛苦尤其要深一层。工人们经常忍无可忍地举行罢工斗争，但因为没有领路人，斗争方法又过于简单，因此都失败了。五卅运动后，党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工厂，秦起对工厂比较熟悉，党就要他抓工人运动，秦起愉快地接受了。他想，要把工人发动起来，必须首先启发他们的觉悟，要启发工人的觉悟，办一个业余夜校是个最好的办法。第二天，他踏进了经理室，看见经理刘椿亭坐在太师椅里闭目养神。秦起喊了声刘经理，刘椿亭睁开眼一看，是秦起，以为他又要为工人评理来了。以前秦起曾几次为工人的事和经理评理，因秦起是面粉公司股东介绍进厂的，因此刘椿亭不敢把他怎么样。见秦起喊他，他不敢怠慢，慢吞吞地说：“什么事呀？”秦起说明了来意：“现在无锡到处在办平民学校，我想仿照这个办法办一个夜校，请经理给予支

持。”经理松了一口气，小眼珠转了几转，心想：办夜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工人不惹事，老实给我干活就行了。于是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支持，我支持，不过这办学经费嘛……只好由你们自己负责了。”秦起干脆地回答：“不要厂里出一分一厘，只要给个地方就行了。”三言二语，条件都谈妥了，秦起实际上并不真指望经理会支持他办学，而是要给工人业余学校争得一个合法的地位。

过了几天，茂新业余工人夜校在工厂的一间小平房里正式开学了，有三四十个工人前来听课。第一堂课教的是“工人”两个字，秦起借题发挥，他说：“工人”这两个字上下拼起来是一个“天”字，这就是说，工人应该做天下的主人。可是，现在我们工人一无权二无钱，有了上顿没下顿，还经常要受老板、工头的欺凌。这哪是做主人，实在是当狗财主的奴隶。”这时，有个年长的学员从座位上站起来插话：“小秦先生，你说我们工人受苦这不错，但那是我们的命不好呀。”秦起听后笑了笑说：“命好不好这是骗人的鬼话。当今这世上有俄国，那里出了一个伟大人物叫列宁，他组织工人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掌权的国家，工人如今都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难道能说中国工人的命都不好，俄国工人的命就都好吗？”听秦起这么一说，学员们都笑了。一堂课虽然只教两个字，但工人们从未听到过这样联系实际、这样深刻的道理。工人们服了，大家都说：“小秦先生不但心肠好，道理也讲得好。”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工人都闻风而来听课。秦起、杜四行缩衣节食，省下钱来买纸张，刻蜡板，编印课本发给大家。在秦起的教育下，茂新工人夜校的学员都成了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1926年4月，茂新面粉厂发生了一起重大工伤事故，工

人沈根泉因为连续加班，累得晕倒在车上，被宽大的皮带卷了进去，顿时头颅开裂，脑浆溅了一地，惨不忍睹。在旁一起劳动的几个工友惊得边跑边呼：“不好了，不好了，出人命了。”经理刘椿亭闻讯跑来，跑得气喘吁吁，到了现场，第一句话就问：“机器轧坏了没有？”围观的工人十分气愤：“这狗经理不问工人的死活，只问机器的好坏，难道我们工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台机器？”过后，沈根泉妻子赶到厂里来给丈夫收尸，但给厂警拦在门外，厂警说：“经理吩咐了，收尸厂里会办的，家属不许进厂，以免影响生产。”沈根泉家属哭得死去活来。一会儿围上来不少工友，大家为之愤愤不平，知道这狗经理分明想赖掉一笔“抚恤费”，才将沈妻拒之门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死了还不让亲人见一面。”“工人拼死拼活地干，养肥这些狗财主，现在人都累死了，还这么冷酷无情。”正在大家七嘴八舌之时，从人背后传出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找经理评理去！”大家一看，原来是秦起。“对，找经理评理！”大家齐声附和。秦起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二三十个工友。刘椿亭见来了这么多工人找他评理，慌得手脚都颤抖了。他转动了一下小眼珠，结结巴巴地说：“好……吧，就……一个代……表谈。”秦起当了工人的代表进了经理室，其余的在门外等候着。经理脸上堆着假笑说：“秦起，你是识字知理的人，厂里待你又不薄，你何苦要领着工人来闹呢？”秦起冷笑了一声说：“现在废话少说，沈根泉是工伤死的，他的抚恤金究竟给不给？不给，工人明天就罢工。”听到“罢工”两字，刘椿亭震惊了，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罢工对他来说就是断了财路，眼前这年轻人实在难对付呀！于是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就依你们的意见办吧。”

秦起跨出经理室，将谈判结果告诉门外的工友们，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这狗经理又失败了！”沈妻从帐房间领到了150元抚恤金，出门刚好碰到秦起，她向秦起跪了下来，感激万分地说：“秦先生，你是我们沈家的大恩人，要是没有你，我们不知如何为根泉办丧事，根泉九泉之下一定会感激你的。”秦起忙扶起沈妻：“大嫂，快别这么说，天下穷人是一家人，我应该这么做的。”

四月的夜仍然有点寒意。忍草庵在惠山东坡的大松林里，这里平日很少人来，一到晚上，就显得更加沉寂了。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月光下依稀可见山间的石径上，有一行人走进了忍草庵，他们的脚步是那么轻。原来，今晚党组织决定在这里为沈根泉举行追悼会，以此进一步发动工人。参加追悼会的有茂新面粉厂、申新三厂（现国棉一厂）、振新纱厂（现国棉四厂）的男女工友，秦起代表党组织主持了今天的追悼会。他建议大家为死者默哀，致哀结束后，他用十分低沉的语调说：“沈根泉的死不是一般的死，他是加班活活累死的，是被资本家逼死的，被这万恶的社会制度逼死的。工友们！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不是在为资本家拚死拚活地干，而又有哪一个是不在挨饿。”听秦起这么一说，有的女工不由得呜呜地哭了起来，不少人在叹息。秦起又说：“工友们，大家不要悲伤，要振作起来，我们工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顺手从桌上抓起一把竹筷，使劲一拗，接着说：“这一把筷子用力拗拗不断，而一根筷子就很容易拗断。这说明，工人们只要团结起来，那就任何反动的力量也不能摧垮我们。”参加追悼会的人齐声说：“对！”

“对！”整个追悼会开得那么庄严、肃静，秦起的一席话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大家的心。追悼会不久，在茂新面粉厂建立

了无锡第一个基层工会和党的支部组织。隔数月后，在不少工厂都有了工会和党组织。革命发展了，秦起却为革命事业日夜奔忙而消瘦了。

丝厂工人大罢工

一段时间来，有一件事常常使秦起犯愁。原来，无锡城乡有20多家丝厂，计有女工二万多人，丝厂女工所受的压迫尤甚于其它行业，照理说这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但丝厂都是女工，男的去开展工作不方便，无锡党组织又缺少妇女党员，因此丝厂一条线的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去做。而现在党已经把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交给自己了，数月来，那里的工作毫无成效，这怎么能使他不发愁呢？想起自己在鲜红的党旗下立下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更是白天吃饭不香，晚上睡觉不酣。他将自己的苦恼向地下党委书记余伯良汇报了，余伯良安慰他：“不要愁，总会有办法的。上级组织一时派不了妇女干部来，你何不自己去试试呢。”一句话提醒了秦起：“对，自己去试试！”

第二天傍晚，秦起便出现在东门一家丝厂门口。一会儿，工厂拉起了长长的汽笛，一群群女工从工厂陆续走出厂门。秦起看见三个走在一起的女工，便迎了上去，和颜悦色地说：“大姐，有空吗？我想找你们聊聊。”这三个女工大的才二十出头，小的只有十七八岁，由于受封建旧礼教的影响，而且以前也常有一些油头光棍来勾引调戏女工，因此她们对这位唐突问话的青年存有一定的戒心，不理不睬，匆匆而过。秦起第一天就碰了一个软钉子。

秦起并没有灰心，第二天又去丝厂门口等下班，又遇到了那几个女工，仍然是碰了个软钉子。但那几个女工的心里

也不平静，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这件事。其中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说：“这个陌生男人一连两天候在厂门口要和我们说话，我看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另一个说：“看外表，这人文质彬彬准是个先生，不会是油头光棍。”年纪最小的黄惠兰马上插话：“就是油头光棍我们也不怕，他才一个人，我们有三个人，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第三天，秦起又去丝厂门口，他又遇见了她们，女工开始答话，四个人边走边谈。秦起先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身份，打消了她们的顾虑。接着询问起他们做厂、生活的情况。三位女工见眼前这位秦先生对她们问寒问暖，而进厂多年来，厂里的职员、工头却从未关心过她们的痛痒，只是欺侮她们，因而心里不由涌起了一股暖流。于是她们将自己在丝厂所受的种种压迫及凌辱都对着秦起倾吐出来。讲到伤心处，竟是悲痛地哭了起来。秦起安慰她们：“工人会翻身的，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老板作斗争。”

三位女工回到家中，想起了秦起的谈话，又想起社会上所流传的一种说法：“现在中国有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专门为穷人们着想，和财主作对。”暗暗猜想，这秦先生就是共产党吧？三个人愈想眼前也就愈明亮了。

以后，她们经常和秦起在一起谈话，黄惠兰心直口快问秦起：“秦先生，现在大家都在说有共产党，你恐怕就是共产党吧？”秦起笑了笑：“共产党可是要吃官司的喔，你怕不怕？”“我才不怕呢，共产党专为穷人打抱不平，我拥护还来不及呢！”说得大家都笑了。秦起趁热打铁，便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作了一番宣传，又反复叮嘱她们要注意保密。

三名女工成了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她们在小姐妹中广

泛宣传革命的思想，才几个月的功夫，不少丝厂里都有了革命积极分子，丝厂的工作局面终于打开了。春播秋收，播下的种子即将收获了。1926年5月，无锡丝厂正孕育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

暮春的风吹在脸上已经有点炎热。夜晚，惠山寺侧的听松山庄一改过去的冷寂，不少身穿短装的男女青年正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议论着什么事情。原来今天秦起在这里向各厂的工人积极分子传达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精神。第三次劳动大会是一次全国各地工人运动骨干的会师大会。秦起由党组织推选，出席了这次会议，使他大开眼界。他在会上听到了刘少奇、李立三、苏兆征等全国总工会负责同志的讲话，他看到了广州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看到工人发动起来了，农民发动起来了，学生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红旗飘舞，到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激昂口号。他激动得一夜睡不好觉。大会结束后，他恨不得插翅飞回无锡，象广州那样，把工人都组织起来。

“工友们！我们无锡有十万工人，这是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象滔滔洪水冲垮无锡封建军阀的堤坝。”秦起慷慨激昂地说。丝厂女工代表向他汇报了最近在无锡发生的丝厂罢工情况，引起秦起极大的注意。听完汇报后，他简明扼要地作了两点指示：“一、要串连各丝厂女工响应罢工，还要组织纺织、面粉、搬运等行业工人声援。二、要把单纯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罢工变成争民主、争自由的政治罢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出席会议的代表都带了任务回去。

第二天，无锡二十一家丝厂，两万多女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秦起坐在工运桥边一家小茶楼上进行指挥。

成千上万的女工高呼口号，手持马桶帚作武器，和前来镇压罢工的警察进行了生死搏斗，冲过了警察封锁的工运桥。工人罢工的怒潮震动了县太爷，县知事张修府坐着八人大轿来到了工人罢工的现场——泰和顺丝厂门口，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临时讲台，用嘶哑的声调说：“有什么要求可以好好商量嘛，为什么非要罢工呢？工厂停工老板要受损失，你们也会没有饭吃的。”刚说了几句，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我们的罢工是老板逼出来的，你要商量找老板去吧，工人提的条件不答应，我们决不会复工的。”“对！不答应条件我们决不复工。”大家都应和着。张修府见“软功”不行，就改“硬功”。他将脸一板说：“你们不要不识相吃辣花酱，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到省里，孙大帅（即军阀孙传芳）知道了，你们这些闹事的都得抓起来。”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有人突然领头喊起口号来：“给工人们加薪！”“缩短工作时间！”“全体工友们起来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大家边喊口号边涌上前去，吓得张修府狼狈滚下了讲台，逃离了现场。

丝厂女工大罢工轰动了整个无锡城。这时，孙传芳给无锡下了命令：严办工潮的为首分子。张修府于当天召集警察局、商团的反动头目开会，策划进一步镇压工人的部署。秦起得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秘密召开罢工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大家集思广益，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印发罢工工人《哀告书》，将罢工真相告诉全社会，求得全无锡各界人士的支持。《哀告书》由秦起亲自执笔，它字字血、声声泪，揭露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广大工人的罪恶。读完后，大家齐声说：“写得好！写得好！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当晚，便印了几千份。